

新惊险小说译丛

# 楚科和巫医

特·布劳恩 著  
君·哈那·布劳恩 译



新惊险小说译丛

# 楚科和巫医

[德] 君特·布劳恩 著  
约哈那·布劳恩 译  
于 永 译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• 內容提要 •

本書敘述：英國派往南非聯邦約翰內斯堡的警察顧問，唆使洋奴沙摩艾和一個巫醫，對黑孩子楚科進行了哄騙、毒打、恐嚇，把一所秘密設立在工人住宅區的學校調查出來。故事充分暴露了英帝國主義是怎樣摧殘和剝奪黑人受教育的機會，以達到奴役他們的目的。

Guenter und Johanna Braun  
TSUKO UND DER MEDIZINMANN  
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, 1956

楚科和巫醫

君特·布勞恩 著  
(德) 約翰那·布勞恩  
于永譯

\*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

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

\*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6 印張 1 7/9 字數 33,000

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-4,100

滿天空都是烟囪噴出来的煤烟。风吹着惨澹的黃云，飄过連綿不断的、金字塔一般的煤渣山。裝滿了煤渣的鐵板車一輛接一輛地向山上爬，倒出了煤渣之后，又从山上爬下来，接着又裝滿着煤渣爬上去。

一架架运人和矿砂的升降机，高聳在連綿不断的煤渣山上面，看来好象干枯的、沒有枝叶的树木一样。每一个安裝着熔解爐的工場，它的烟囪噴着一縷縷的煤烟。这就是約翰內斯堡，南非联邦那个出金矿的工业城市。圍繞着这个城市是一条長六十五英里的柏油馬路，这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一条馬路，凡它所经过的地方，都是矿井和矿坑。它的总名字叫做維窩特士連环矿区。

在那些灰土和煤烟混合成的烟幕后面，有好些高聳云霄的摩天大樓，四面白淨的牆，里面涼快的空气，这就是炎热的約翰內斯堡城里面白种人住的清涼世界。在很窄的街道上面飞雷走电一般地行駛着白种人的汽車。城里面那些电綫杆把一行行的数目字傳遞到世界上各大城市去。倫敦、紐約这些地方的交易所象餓鬼一般地渴望着这些消息：維窩特士金矿的矿脉还健全嗎？它是不是已經开始干枯？約翰內斯堡的股票是不是还值得买

进？

根据他們得来的情报：約翰內斯堡的股票还值得买进，維窩特士的金矿还会繼續成長。約翰內斯堡白种人所住的地方还是和从前一样的清凉。圍繞着約翰內斯堡的郊区也在发展，那些用帳篷和水波紋鉛皮掩盖着的工人住宅区也比从前有了增加。

内中一个新的工人住宅区叫做莫洛卡。

一天下午，火一般的太阳高照着莫洛卡的工人住宅。住宅的牆是用各种形状的破白鉄片、破麻布袋和長長短短的树干拼凑成的；有些住宅盖着破破爛爛的紅色水波紋鉛片。住宅后面堆着垃圾。圍繞着垃圾堆是一群頑皮的赤条条的黑孩子。

一条自来水管穿过整个莫洛卡。在自来水龙头面前，一大群手拿着鉛桶和鉄罐头的妇女和小孩鬧成一片。他們都急于要水，因为养活他們的男人从矿坑里回来，个个都象餓鬼一样地，一进门便要喝他們当作全部晚餐的那一盆湯。自来水龙头里的水一滴一滴地流得这样慢，真是气煞人啊！

忽然間那些妇女們把嘴閉起来了。她們互相推了一推，閃着亮光的黑臉也忽然变得阴暗起来了。

兩個男子来到他們面前，沒有扣起来的顏色襯衫，鉄

管一般的蹣脚管子，头上涂着惡气味的头蜡。他們現在把脚步放慢，对着那些妇女們竊笑。其中一个是高个子的黑种人，顴骨很高。他們提起拳头向空中揮了一下，做出一个要打人的样子，然后張开了大嘴，大笑一声，走过了妇女們的面前。

妇女們弯着腰站在鉛桶面前。一直到了两个男子消失在一間屋子后面，她們才开口說話。

那两个男子走到印度人納西·胡遜開設在莫洛卡中心空地的雜貨店面前，把門口那块顏色布幔子向側边拉开，便踏进里面去了。

在櫃台面前站着一个男孩子。他睜大眼睛看着顧客們怎样摸摸櫃台上的衣料，敲敲鍋、罐，或者聞聞那些烟絲。当那两个男子来到櫃台面前，店老板正称着一些粘手的果汁糖。他們把那男孩向旁边一推，那个大个子黑人便大声說：“拿一瓶酒来！”

裹着头巾的店老板皺着眉头說：“先付錢！”

大个子黑人很不高兴地說：“你怕我們不給錢嗎？老家伙。你要多少，我們給你多少。”

另外那个把店老板看了一眼，从一根索子里取出了两个小銀币，向櫃台上一扔，那两个小銀币便在櫃台上滚起来。

店老板伸手向櫃台底下拿出了一瓶酒問道：“威士

忌？”

“快拿来！”大个子黑人从老板手里把那瓶酒接过来，对着阳光看了一眼，便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小刀，对着瓶塞一刺便刺进去了。

老板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两个硬纸杯子递给他们。他们看都不看一眼，便拿着那瓶威士忌，对着店后面一个角落走去了。

这时候，那个站在柜台面前的男孩，被顾客们挤走了。他坐在一个油脂铁罐子上面，耐心地等着。他的左手紧握着一个镍币。

离他不远的地方是一个挂着破旧衣服的架子。在这架子后面就站着那两个喝酒的黑人，一边喝酒，一边抽烟。有时候还交谈一两句话。

那孩子听见其中一个说：“我们结束了这老家伙，便到亚力山大港那边去。”

另一个回答：“那边的情形我很熟悉。我们可以找到工作。”

“什么时候结束这老家伙呢？”

“当然越早越好。”这一个说完这句话，他的声音便低下去了。

他们停止了说话。

那男孩从铁罐子上面滑下来，在那些嫌价钱太贵的

顧客中間穿過去，又來到櫃台面前。

店老板看着他問：“你要水果糖？”

他搖著頭，把手張開來，讓老板看見他手上的錢，然後說：“我要一本寫字簿。”

“一本寫字簿？”

“是的，畫着一條條綫的寫字簿。”那孩子手指著那個放着貨物的架子說：“那里就是。”

老板把他的錢接過來看了一看，又退還給他說：“楚科，你的錢不夠。要加倍的錢才可以買一本寫字簿。”

那孩子站在那裡呆住了。他空等了這麼久。

在櫃台盡頭邊上靠著一個男子，獨自一個人從一個硬紙杯裡喝“可口可樂”。他穿着一件有口袋的黃色襯衫，腰裡扎着一根闊皮帶。他的膚色沒有莫洛卡居民的膚色那樣黑，那些垂下來的、水波紋一般的頭髮，比起當地居民的頭髮，也細得多。他現在向那個印度老板要了一包美國香煙。當他伸出手來接那包香煙時，戴在他手上的那只摩登手表閃着漂亮的亮光。“那孩子為什麼站在那裡？”他問那印度老板，“他想要什麼？”

“他想買東西，但是錢不夠，沙摩艾先生。”老板回答。

沙摩艾一把抓著楚科的頭髮，笑着問：“要買留蘭香糖？”

“不，他要買寫字簿，沙摩艾先生，”老板代他回答。



沙摩艾笑着問：“要在上面画一些人是不是？”他伸手到褲袋里去拿錢。“納西，給他吧，我替他付錢。”

那孩子从老板手里把写字簿搶过来，拔脚就走。

“楚科，你連謝都不謝一声嗎？”

他回过头来对那男子点了一点头，便走出了門口。他走到雜貨店旁边那棵槐树后面，便在地上坐了下来。那本写字簿插在他的褲袋里面。

楚科坐在那里想他的心事。沙摩艾替他付錢买了一本写字簿。这樁事絕對不可以讓母亲知道。也絕對不可以讓別的任何一个人知道。他知道得很清楚，整个莫洛卡找不出一个人，会愿意讓沙摩艾替自己付錢。人們都認定他是白种人的一个暗探。人們在路上看見他，都要远远地避开。有些人說，他是替約翰內斯堡那个英国警察顧問做走狗的。他專把那些偷釀啤酒的黑种人报告上去，用来討好他的白色主子。

楚科对于沙摩艾本来是没有什么好感，但是他替楚科付了那本写字簿的錢，楚科承認他是做了一樁好事。人們都認定他是一个坏蛋，但是据楚科所知道的來說，比他更坏的坏蛋确实还有。比方在胡遜雜貨店里喝酒的那两个家伙，要把胡遜弄死，这不是比他更坏嗎？

雜貨店面前那副布慢子的銅圈子一声响，沙摩艾走了出来。楚科輕輕地站了起来，跟在他后面。

“沙摩艾先生！”

沙摩艾回过头来問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我要告訴你一樁事情。但是要找另外一個地方我才告訴你。那是一樁秘密的事情。”

“胡說八道。你有什么秘密的事情？”

“你跟着來，”楚科低聲說。沙摩艾雖然不願意，只好跟着走。他有什么秘密的事情？或者這小鬼發現了一個蛇窩，或者他找到了一塊玻璃，以為是鑽石。”

他們現在來到了莫洛卡邊境上的一道鐵絲欄干面前。楚科先開口：“你告訴我吧！那個白種人警察官是不是你的朋友？”

“胡說八道，你聽哪個說的？”

楚科做出一個調皮的樣子說：“風告訴我的。”

“好吧，你問起來做什么？”

“告訴你那個朋友：在胡遜雜貨店里面有兩個傢伙。”他說時把他那條皮包骨的膀子向空中揮了一揮。

“謀殺黨的兩個黨員，是不是？”沙摩艾搶着問。“你怎樣會知道？”

“我已經注意了他們兩天。他們專在那些沒有人的地方走動。我剛才偷聽到他們要把胡遜弄死。”接下去他便把他們在衣架後面所說的那一番話述了一遍。

“他們準備什麼時候動手？”沙摩艾要知道。

“这个我没有听他们说起。你现在就去报告你那个警察朋友，把他们两个抓起来好了。”

沙摩艾一把抓住楚科的肩膀。“你有没有扯谎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可以发誓。”

“好吧，”沙摩艾把手表看了一眼。“我就搭长途汽车到那边去。我们把他们两个抓到手之后，我送你一些东西。我送你一把小刀，或者一件运动襖衫。”

楚科把头摇了一摇，便转身走开了。

沙摩艾在楚科后面慢慢地走着。等下一班长途汽车开到还有一些时候，他可以回家梳洗一番，并换一件襖衫。他在路上走着，发现一团生了锈的铁丝在他面前，他把它一脚踢开，刚好一脚踏下去又踏在一张破报纸上面，沙沙地响了一声。“这样一种不是人过的生活！”他心里想。他把那一批站在自来水管面前的妇女掠了一眼。六百人一个自来水龙头，也没有电灯。他们是过着猪猡一般的生活。

他把他那个铅皮小房间的門开开来之后，便走到那个铅桶面前，里面一滴水也没有。

参加到在自来水管面前排着长蛇阵的黑脸妇女的行列里面去吗？这个他是不来的。他从抽屉里面取出一瓶香水，把脖子和胳膊窝用香水擦了一擦。并从小衣箱里取出了一件干净的襖衫。

現在他手拿着那面破鏡子，对着自己笑起来。“謨承霍警察顧問听到我的报告，一定会很詫異，”沙摩艾心里想。等我們把那兩個家伙抓到手之后，或者我們又有了另外的綫索。我們簡直要派出一个稽查，住在胡遜杂货店里面，这稽查当然是一个暗探。这个我要向謨承霍警察顧問建議。

那兩個強盜組織，鋤齊士和阿瑪拉達士，前前后后不曉得杀了多少人，但是高高在上的警察官簡直是沒有方法可以破案。据沙摩艾想来，这完全是因为沒有象他这样能干的人向警察方面报告重要的消息。那个叫做鋤齊士的謀杀党要把杀人当作是一樁快乐的事情。他們不但是在約翰內斯堡繁盛的街道上搶人的鈔票夾子和手提箱，而且謀杀那些夜里在郊区走动的人們，把尸体斬成好几段后掩埋到沒有人知道的地方了事。誰碰着这些謀杀党，非送命不可。

沙摩艾把襯衫的鈕子扣好了。“你們不要得意，謨承霍警察顧問会派出警察把你們抓起来。今天晚上便要把你們抓起来。”

英国人派来的謨承霍顧問实际上是警察局里面最高的行政官，任何人都要听他的話。当他的書記报告他，一个黑人請求接見，他正坐在写字間里面看他的公事。

“这样晚还請求接見。”他很不高兴地說，他說时把那

个公事夾子合起来了。

“是莫洛卡那边的一个黑人。”

警察顧問点了一点头：“是他嗎？讓他上来吧。”他从一个漂亮的烟盒里面取出了一根小型的雪茄烟。他的書記連忙替他点上火之后，便走出去了。

警察顧問听見敲門的音声，一声答应，沙摩艾便开门进来了。他把門掩上，垂着肩膀，低着头，看着自己那一双露出脚面来的皮鞋，必恭必敬地站在打了蜡的地板上。

警察顧問把头动了一下。

沙摩艾一声不响地上前。离警察顧問那张发亮的写字台三步远的地方，他站住了。

“什么事情？”警察顧問說时从写字台下面拿上来一瓶矿泉水。“我不是对你說过，要上午才好来嗎？”那个橡皮瓶塞子刚打开，那瓶矿泉水便到了他的嘴唇上。

沙摩艾在挤得要命的汽車里面站了这許久，又在火热的太阳底下走了好几条街，才来到这位太上警察官面前。他看見綠色玻璃瓶里面跳动着珍珠一般的汽泡，他真的渴得要死，同时又羡慕得要死。“报告顧問先生，那是一樁非常紧急的事情。”接下去他把謀杀党怎样要謀杀杂货店老板的消息說了一遍。

他的話說完了。他把那个胖得象肥猪一样的，坐在

鋼管安樂椅上面的白色主子偷看了一眼。看見那一雙小得象豬眼睛一樣的近視眼，正審視着自己，他連忙把視線轉到地上來。

“這並不是因為那個雜貨店老板的緣故，”他眼看着地板非常恭敬地說，“那些鋤齊士謀殺黨實在是太無法無天了。警察顧問，你一定沒有忘記，兩個星期之前，我不是報告過，在莫洛卡出了一條人命案嗎？你那時對另外一位英國先生說：‘鋤齊士這樣無法無天，這是南非聯邦的一個耻辱。’是的，警察顧問，這是你說的一句話。”沙摩艾現在做了一下手勢。“現在應該是你警告他們的時候了。”

警察顧問咳了幾聲，很動氣地問：“你這個小黑鬼，要你来命令我警告他們嗎？”

沙摩艾吓得抖起來。他心里想：“警察顧問不應該罵我小黑鬼。我根本不是黑種人，我父親是一個英國水兵，只我母親的膚色是黑色的。我曉得讀書，又能夠寫字，我能夠說英國話、非洲話和法國話。我算起數來算得象計算器這樣快。我知道應該怎樣提防那些謀殺黨。警察顧問真的不應該罵我是小黑鬼。”

警察顧問的第二個手指頭在寫字台上敲了幾下。“听着！”他說時板着面孔看着沙摩艾那張棕色的臉。

“是，是，顧問先生。”沙摩艾回答時必恭必敬地立

正着。

警察顧問把那瓶矿泉水搖了几下然後說：“沙摩艾，你的工作做得不好，你沒有注意到那些你首先該注意的事情。你又不是胡遜雜貨店的門丁，你管他的事情做什麼？我們給你錢，為的是要你報告我們一些重要的消息。”

“上一個星期我報告了三個偷釀啤酒的黑人。”沙摩艾連忙替自己辯護。他透了一口氣之後繼續說：“那些鋤齊士謀殺黨，這不是重要的事情嗎？”

警察顧問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。他說：“在土人當中發生了很不好的事情，你一點都不知道。”

這一番申斥把沙摩艾吓壞了。“他要把我赶走嗎？他不給我錢嗎？”這是沙摩艾的第一個思想。他象死人一樣地站在那裡，把手指頭伸得筆直。“凡我知道的事情，我都報告上來了。”他說時做出一個求饒的樣子。

“你知道的事情太少了，我的兒子，”警察顧問冰冷地微笑着回答。忽然間他把那個礦泉水瓶子拿起來向台面上敲一敲；同時又對沙摩艾伸出他那個肥頭，提出質問：“他那個犯法的學校設立在莫洛卡什麼地方？”

沙摩艾莫名其妙地把頭抬了一抬，又聳了一聳肩膀。他不知道有什麼學校，人們也並沒有叫他調查什麼學校。

“我們知道，”警察顧問繼續說，“在莫洛卡有一所犯法的學校。你知道它設立在什麼地方？”

沙摩艾沒有回答。他想着鋤齊士謀殺黨，想着胡遜，想着楚科，想着自己怎樣答應送一樣東西給楚科。

警察顧問看他一聲不響，認定他不曉得犯法的學校是怎麼一會事，便向他解釋：“在我們還沒有把足夠的，經過我們審查過的學校或者教會學校設立起來之前，還有，在我們還沒有把足夠的教師培養起來之前，當地那些黑種人養下來的孩子當然是不可以進學校念書，他們只好耐心地等待。我們只許可黑種人在得到我們承認的學校或者教會學校裡面念書。誰違反這個規定，你便要報告上來。”他現在睜大眼睛看着沙摩艾，“懂得嗎？”

“懂得了，顧問先生。”

顧問先生把手一揮，這是叫沙摩艾滾出去的代表。

不知死活的沙摩艾還不滾出去。他問了一聲：“那些鋤齊士謀殺黨呢？”

“這不是你的事情，”警察顧問板着面孔回答，“你留心打听那個犯法的學校。下星期你打听好來報告。”他目送着沙摩艾慢慢地走出了他的寫字間。

“這個蠢豬，他不懂這裡面的道理，”謨承霍心裡很不高興的罵。“他以為違法的學校比不上鋤齊士那樣危險。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強盜，我們固然是要把他消滅，但是那個違法的學校，對於南非聯邦來說，它的危險的程度，決不在鋤齊士之下。這些道理，那個蠢豬當然是不了解。”



他現在放下他那根雪茄烟，換上了一件漂亮的上裝，準備回家去了。“每一個鉛皮房子的主人都是受過教育的黑鬼；每一個偷釀啤酒的壞蛋都是一個哲學家。到了最後，他們可以起來造反，起來和我們作對，每一個黑鬼都有着和我們白種人同樣的權利。每個銀行里面，戲院和工廠里面，甚至在警察總署里面，都坐滿了黑人，或者有一天會有一個黑鬼要我把這個警察顧問的位子讓給他坐。”現在他把寫字台抽屜鎖好了，笑着離開他的寫字間。“這當然很合他們的口味。但是他們是在做夢，我們絕對不會讓他們進展到這步田地。”

那個違法的學校設立在莫洛卡北邊，距離居民住宅好幾英里的地方。那是一座用鉛皮蓋成的房子，四周圍都是優加利樹和槐樹。人們要走到離房子三步遠的地方，才能聽見房子里面一個低喉嚨的男子的聲音，和個別的或集体的孩子的聲音。

一聲又一聲嘶啞的鷓鴣叫聲。鉛皮房子里面立即什麼聲音都沉寂了。現在在房子附近又來了一聲急促的、不怎樣響亮的狗叫。叫了沒有多久，鉛皮房子里面先生和小學生們的聲音又響起來了。

在鉛皮房子四周圍五十步遠的地方，總共有十個莫洛卡孩子蹲在草地上。他們當中有一個爬在槐樹上擔任